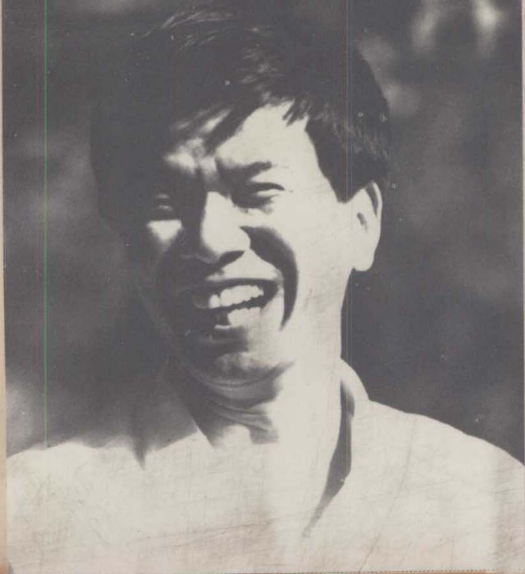


程立
君毒
剧集



远方出版社



崔立君喜剧集

崔立君 著

远 方 出 版 社

1999.5

崔立君喜剧集

崔立君著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 15 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丹东市委机关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4.75 字数：119 千字

1999 年 5 月第一版 1999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6000

ISBN7—80595—385—6 / I · 266

定价：10.00 元

作者简介

崔立君,男,1956年生于辽宁省丹东市。1974年中学毕业后,下乡到岫岩县前营公社插队。1976年抽工回城,分配到丹东市食品公司工作。1977年考入沈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丹东日报社工作。后调任丹东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丹东市文联组联室主任、创评室主任等职,现任丹东市文联副主席。系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辽宁省曲艺家协会理事,中国广播艺术团特邀作家,中央电视台特邀编导,辽宁省消防艺术团特邀作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中学时期开始创作,写过小说、诗歌、评论等,后转入戏剧、曲艺创作,尤以相声和小品创作为主。自1991年以相声《特殊经历》首次在全国相声大赛中获奖后,至今已获各类国家级奖励20多项。其相声《求学心切》于1995年在全国首届侯宝林金像奖电视相声大奖赛中,夺得了唯一的创作金像奖,另一作品《蛤蟆曲》同时获得创作银像奖。自相声《8字谜》入选1993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并获奖后,连续参加了六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创作。已有50多个作品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其中20多个作品被制成录音带、录像带以及影碟在国内外发行。

1997年被评为“丹东市十大杰出青年”,1999年被评为“全国百名优秀青年文艺家”。

本书收录的作品,大都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表演者包括郭达、蔡明、郭冬临、潘长江、巩汉林、刘江、石富宽、王平、郭艳娟、刘伟、刘慧、金珠、赵亮、范明等。

目 录

情系 119	(1)
浪漫的夜晚	(8)
没拍成的戏	(15)
好梦未成真	(22)
岁月悠悠	(29)
亲人	(36)
错位	(44)
啊,朋友,拜拜	(52)
报名	(61)
责任	(66)
验收之前	(74)
喜事	(81)
住店	(89)
紧急会议	(98)
听球	(105)
小院人家(轻喜剧)	(115)

情 系 119

人物 中队长，男，30多岁，简称长。

莉莉，女，30多岁，简称莉。

时间 某日下午

地点 某市消防中队的中队长室

〔莉莉背一坤包，持一把花伞上。看门上的牌子，敲门，见没反应，轻推门，进屋。忽听走廊上有声音，将门关上，坐沙发上。中队长抱着一摞资料（或某种仪器之类）哼着歌上，推门，关门，径直走向办公桌，放下东西，抬头，愣。

长 （惊喜地）呀，莉莉。

〔中队长动情地奔过去欲拥抱莉莉。莉莉起身将花伞撑开挡在面前。中队长陶醉地抱住伞使劲吻了一下，发觉不对。

长 哎，这不纯浪费感情吗？（将伞放茶几上）来得好快呀，接到我的信就动身了吧？

莉 （有些茫然地）嗯。

长 情绪不大对头呀？看来是没想通。

莉 这么说，一切都是真的？

长 可不是真的嘛，这事还能跟你开玩笑？

莉 你，你就一点儿也不留恋……

长 瞧你说的，还能一点儿也不留恋？人是有感情的，毕竟这么多年……

莉 （委屈地哭）

长 哎，你怎么哭了？

〔莉的哭声渐大，有些近似消防车的警报声。中队长一时不知所措。突然电话铃响。〕

长 （接电话）喂，是我，啊？哪也没着火。什么？警报？（一手捂住莉莉的嘴）没有警报，你听错了，那是猫叫。（放下电话）别哭了好不好，一会儿水龙头该进来了，什么事呀？

莉 真想不到，你的心这么狠。

长 哎，这是怎么说话？如果你不同意，咱们还可以商量……

莉 不，我莉莉不是那种死皮赖脸的人，既然你已作出选择，我知道拦也没有用。但是今天你得让我把憋在肚子里的话说出来。

长 我没拦着你说话呀？这不一直听着吗？

莉 你说，你这样做对得起我吗？当初咱俩处对象时，我顶着多大的压力呀？好多朋友都反对，跟我说：“莉莉，凭你这条件，什么样的找不着，非找个消防兵？说不定哪天就出点儿啥事，闹不好坑你一辈子。再说，他们消防兵整天抱灭火器都习惯了，将来抱你也来个大头冲下，你受得了吗？”

长 你说你这些朋友，说话损不损哪？

莉 可我那时觉得你人不错，心眼儿挺好，没听他们那一套。

长 这点我是打心眼儿里感谢你。

莉 人家结婚谁不挑个双日子，你可倒好，非定个11月9日。我开始还纳闷，怎么单选这个日子呀？后来才寻思过味来，11月9日，119，那时火警。

长 火警有什么不好？预示咱们的小日子过得红火。

莉 红火？红火啥呀？才三天就凉了。来了封电报，让你火速归队，你用了个外国式的吻就把我给哄住了。

长 那不是我们接到上大兴安岭扑灭山火的紧急命令了吗？

莉 你一拍屁股走了，把我搁家里一凉就是两年零十二个月。

长 那叫三年。

莉 你还知道是三年哪？

长 本来中间有探亲假，不都因临时任务给耽误了嘛！

莉 记得那年春节，你来信说夏天一准儿回来探亲，我这个盼哪，还没过正月十五呢，我就换上了凉鞋等你。

长 早了点儿，穿凉鞋怎么也得二月二。

莉 可一气儿等到又套上棉袄了也没见着你的影。

长 我不是在执行任务时负伤了吗？

莉 得知你负伤，我急成个什么样了？连假都忘了请就跑去看你。一进病房，就见整个一个人浑身缠着绷带躺在那儿，我当时就蒙了，抱着就哭上了。后来你一进门，我才知道抱错人了。

长 你看，你抱错人了我不是也没埋怨你吗？都是战友，抱就抱了呗。

莉 从那以后，我整天提心吊胆就怕你出事，盼着你早一天转业，咱们也能过温暖的小家庭生活。看到别人家夫妻孩子天天在一块儿恩恩爱爱，和和美美，多令人羡慕啊！可咱们，结婚都八年了……

长 那就别提它了。

莉 才在一块儿过了几天日子呀？

长 这日子是少了点儿。

莉 作为一个女人，我多想尝尝当母亲的滋味呀！可这任务又不是我一个人能完成的。

长 这倒是实话。

莉 你说，为了你，我做出了多少牺牲啊！可你，心里居然没我。

长 瞧你说的，我心里没谁也不能没你呀？我虽然是一个军人，

可我也是个有血有肉，有情有感的男人呀！我何尝不想天天守在你的身旁？对我来说，你就是冬天里的一把火，夏天里的一块冰，秋天里的一片枫叶，春天里的一朵白云。每当我看见天边的绿洲，就会想起东方——齐……对不起，串冰箱那儿去了。

莉 既然你这么恋着我，干嘛还勾搭上了第三者？

长 第三者？哎，你这是从何说起？

莉 还以为我不知道哇？

长 我说莉莉，有什么话你照直说，这么绕着我受不了。

莉 那好。我问你，阿芳是谁？

长 嗯？阿芳？……（忍不住笑）

莉 看看，一提阿芳，把你美的，肚脐眼儿里都是笑。

长 阿芳是阿芳，你是你。我和阿芳的关系，丝毫不会妨碍跟你的关系。

莉 还不会妨碍？才离开几天就受不了啦。

长 哎，这事你怎么知道的？

莉 你呀，不拿出证据你是不会说实话。（从兜里掏出一封信）你自己看。

长 （看信，愣住）这信怎么跑你手里了？

莉 问谁呀？你寄给我的呗。

长 （自打嘴巴）哎哟，我怎么这么粗心哪？

莉 幸亏你粗心，要不我还蒙在鼓里呢。瞧瞧你写的，多动情啊，“阿芳，你好，真是一日不见如三秋兮。自你离开后，我这心里就一直空落落的”，听听，空落落的，都热到什么程度了？

长 不就这两句热吗？往下还有什么？

莉 下面虽然只是些问候、安慰什么的，字面上倒是很平常，可我看出了这平常的背后掩藏着不平常。你说，你跟这个阿芳

到底是怎么回事？

长 我跟你说，上个月我们出了一次火场，指导员在灭火中负了伤，现在还在省城的医院里养伤呢。

莉 我问你阿芳的事，你提指导员干什么？

长 阿芳就是指导员啊！

莉 什么？你说什么？

长 （从抽屉里取出一份表）这是他的立功呈报表，你自己看看吧！

莉 （接过表，念）赵阿芳，36岁，

长 好好看看性别

莉 （不好意思地）男，你说这人也真是的，五大三粗个老爷们儿，干嘛起个女人名啊？

长 谁规定叫芳就得是女的？梅兰芳不也是个老爷们吗？

莉 真对不起，我错怪你了。刚才说了那么多不好听的话，你生我的气了吧？

长 不，恰恰相反，我更感到幸福。这说明你非常爱我，生怕别人把我抢跑了。

莉 你说这么多年，老不在一块儿，乍一看到这封信，阿芳阿芳的，我能不胡思乱想吗？

长 说句实在话，莉莉，我也确实对不起你。这么多年，我没有尽到一个做丈夫的义务，而你，却是那么理解我，支持我，毫无怨言，默默地奉献。你不愧为一个中华民族的优秀女性，一个优秀的军人妻子。我为能有你这样一位终生伴侣而感到骄傲和自豪。请允许我代表全中国的消防战士，向你致以崇高的敬礼。（庄重地敬军礼，发觉没戴军帽）对不起，军帽没戴，我重来。

莉 （拉中队长）拉倒吧，把自己媳妇捧得那么高也不怕别人笑话。哎，你刚才跟我说的话里好象还有一件什么事？

长 噢，是这么回事。前些日子，我一块儿写了两封信，甬问，

写给你的那封信一准儿落在指导员手里了。这扯不扯，好容易学着写了几句被窝儿里的话，还都奉献他了。

莉 哎呀妈呀，羞死人了。

长 也没什么，都是过来人了。莉莉，来，坐下，我跟你谈点儿正事。

莉 是不是今年又不能转业了？

长 呀，莉莉，你可真是个聪明的一休。是这么回事，最近上级决定让我担任特勤队的队长，配合科研部门进行一项特殊的高科技新技术的试验。这是一项风险很大的艰巨任务，任命就要下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你说，我能提转业的事吗？

莉 那就只有完成了试验任务再考虑转业的事了？

长 可这项试验不是短时间内能完成的，这就意味着我五年、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脱不下军装啊。可咱们这种牛郎织女的生活我也不愿意再继续下去了。我也希望享受一下天伦之乐。你盼着当妈，我何尝不想早一天当个爹美一美呀！

莉 那怎么办哪？

长 我反复想过，唯一的办法就是你来随军，我给你写信就是商量这事。

莉 随军？让我跟你到这个土里土气的小城来？一个公园两个猴，两个警察一个岗楼……

长 当然，和咱们家乡那美丽的海滨城市比，这地方是不怎么样。不过，你到这来主要是奔我这猴……不是，奔我这人来的嘛！环境差点儿，正好可以集中精力来欣赏我嘛！

莉 你呀，真不害臊。

长 莉莉，为了我们的消防事业，为了我们的爱情，也为了我们的儿子，再做一次牺牲好吗？这回，我再给你好好敬个礼。
(欲戴军帽)

莉 算了吧。唉，我呀，就这命。

长 莉莉，你同意了？

莉 谁叫咱是军人的妻子呢？

长 这就对了。俗话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给消防兵，随着 119 嘛！

莉 你呀！（二人对视，动情地拥抱，欲接吻，忽听有人喊“报告”。吓了一跳，忙分开。）

长 找谁？（外面喊：“中队长”）

长 我不在。（二人对视，笑。）

浪 漫 的 夜 晚

人物 宋伟，男，某消防队长。

江芸，女，宋伟的妻子

飞飞，女，宋伟和江芸的女儿。

其它过场人物。（可由一人扮演，也可多人分演）

时间 某日。

地点 宋伟家。

〔江芸已布置完一桌丰盛的晚餐。

江（看表）都什么时间了，还不回来，真急死人了。

〔甲提筐上，敲门。江芸兴奋地去开门。

江 可回来了，亲爱的……（开门，愣住）

甲（倒东北口）大姐，换鸡蛋不？

江（扫兴地）不换不换。（欲关门）

甲 大姐，咱商量商量行不？粮票、股票、国库券都能换，还有，药也行，什么中美史克、三九胃泰、肠虫清、泄痢停、肛泰……

江 你是不是肠子坏了？

甲 这两天还真有点拉肚子。

江 那边有医院。（关门）

甲 哎。（转身欲下，忽省悟）哎？我上什么医院哪？（回身）哎……（见门已关）这人，死心眼。（下）

江 你说这叫什么事呀？（看表）哎，怎么还不回来呀？不就当了个消防队长吗？好家伙，全世界就属他忙，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就没见他准点回来过。

〔乙背被套上，敲门。〕

江 这回该是他了。（开门）

乙 （倒河南口）大妹子，要被套不？新棉花，自己弹的，你摸摸，多喧哪，市面上可没这么好的。

江 （不耐烦地）大嫂，我们家被子有的是，都够用到2008年的了。

乙 哎，大妹子，2009年你不是也得盖被吗？现在物价涨得这么厉害，到那时候被套可能就跟彩电一个价码了。你要是先买几床留着，将来肯定发大财了，你看……

江 我不要也不看，你快走吧。（关门）

乙 哎，哼，不要？今晚就来西伯利亚寒流，把你冻成冰棍儿。（下）

江 你说现在这人多会做买卖呀，都拱到家里来了，烦死人了。
〔丙背个包，拎两把菜刀上，敲门。〕

江 这回可得是他了。（开门）

丙 （敲击菜刀，比划）阿巴，阿巴阿巴……

江 （吓了一跳）啊？别进来！（欲关门）

丙 （不肯退出，仍比划）阿巴，阿巴巴……

江 不要不要，你快走吧！（猛地推上门）

丙 看你那熊样，我还能宰了你不成？哼！（下）

江 今儿是怎么了？一拨一拨全奔这来了。再敲门我说什么也不能开了。

〔宋伟领飞飞上，欲敲门又止，和飞飞商量什么，飞飞点点头，悄悄下。宋伟敲门。〕

江 （冲门外喊）我什么也不要，你上别人家去吧！

宋 什么？上别人家去？这么晚了让我上别人家不是叫我犯错误吗？喂，江芸，是我，开门。

江 哎哟，老天爷，真八路终于来了。（开门，生气地）你还知道回来呀，宋队长？

宋 哎，这是怎么了？谁惹我媳妇了？

江 怎么了？干等你也不回来，可倒好，换鸡蛋的、卖被套的、卖菜刀的全奔这来了，就差偷地雷的没来了。

宋 那多好哇，省得你寂寞了。

江 你今儿怎么又回来这么晚？

宋 化工局组织消防法学习讲座，我去讲了一课。

江 我说你这心里除了安全呀，防火什么的，就不能腾出点儿地方装点儿别的？诸如老婆、孩子、家之类。

宋 怎么不装。绝大部分地方是装你的呀，你看，哪天忙完了我不是奔你这来？

江 废话，你奔别人那去行吗？

宋 哟呵，今儿什么日子，搞得这么丰盛？

江 你呀，说你心里不装别的你还不服。（指挂历）自己看看。

宋 噢，咱俩结婚十周年的纪念日，是该好好庆祝庆祝。哎，飞飞呢，（冲内喊）飞飞，飞飞。

江 别喊了。我把她送姥姥家去了。

宋 这么有意义的日子，你怎么把她送走了？

江 我送走自有我送走的道理。

宋 你呀，尽鬼点子。（坐下，皱眉头）哎，好象有股什么味？是不是煤气没关好？

江 我关好了。

宋 再去看看，千万别麻痹大意。

江 （无奈地）好吧。（下）

〔宋伟忙开门，招手，飞飞上。宋伟将其藏在衣架后，叮嘱。

飞 飞点头。宋伟重新坐好。江芸上。

江 你呀，纯属职业病。阀门关得好好的，哪有什么味呀？

宋 还是谨慎点好，防患于未然嘛！来，亲爱的，（斟酒）为我们共同生活十周年，我敬你一杯。

〔二人干杯，吃菜。〕

飞 （伸头，吸鼻子，做馋状）哇，味道好极了。

江 （感觉有声音）嗯？怎么好象有人说话？

宋 （掩饰）哪有人说话？那是电视上正播雀巢咖啡的广告呢，“哇，味道好极了”。

江 不对，电视机关着呢！

宋 ……啊，这个，有时候开关失灵，抽不冷子就兴许冒出一句半句的话来。

江 还有这事？

宋 没关系，再来一杯。

江 哎，知道我为什么把飞飞送走吗？

宋 为什么？

江 今晚，我想重温旧梦，就象十年前的那个晚上，只有我和你，带着羞涩，带着神秘，带着幸福，带着惊喜，度过一个甜蜜的，浪漫的夜晚。

宋 挺富有诗意呀！

飞 （探头，小声地）这是嫌我碍事呀！

江 （仍感觉有声音，起身）

宋 你干嘛？

江 好象电视又往外冒话，我去看看。

宋 算了吧，坐下。亲爱的，说真的，这些年我尽忙于工作、事业了，在感情上欠你不少。

江 知道欠了，就应该以实际行动进行补偿。

宋 好，好，以后一定补偿。

江 干嘛以后哇？有诚意就从现在开始。（动情地闭上眼）

宋 （凝视江芸的脸，捧起，欲吻，回头瞅衣架，又止）

江 怎么了？这屋里就咱俩，你顾虑什么？

宋 啊，不是。你不知道，这一刹那，我想起了咱们的初恋，想起了第一次接吻。当时，我是那么想吻你，可又不敢，嘴唇刚沾着你的脸皮，又缩回去了。

江 可不是嘛，一点也不象个男子汉。还是我比你勇敢，主动捧住你的脸，给了你深情的第一个吻。（搂住宋伟，欲吻）

〔飞飞探头，见状，忙用手捂眼睛，不慎将衣架碰倒。宋伟、江芸吓一跳。〕

江 （惊讶地）飞飞？

飞 妈妈，别生气，我什么也没看见。

江 （对宋伟）这是怎么回事？

宋 噢，我从化工局回来，不是正好路过她姥姥家吗？见她在外边玩，就把她带回来了。

飞 妈妈，这么重要的日子不请我参加，是不是有点不够意思呀？

宋 瞧，有意见了吧！（下）

江 啊，飞飞，是这么回事，这个……我和你爸爸不是纪念结婚十周年吗？因为当年我们结婚时你没参加，所以……

飞 不对呀，上个月姥姥姥爷纪念结婚四十周年都请我了，他们结婚时我不是也没参加吗？

江 ……

宋 （给飞飞拿餐具上）问得好，看妈妈怎么狡辩。

江 好好好，妈妈错了，向你赔礼道歉行了吧？

飞 光道歉就完了吗？

江 那，你还有什么要求？

飞 以实际行动进行补偿。（把脸凑过去）